

26集电视连续剧
《误入军统的女人》原著小说



误入军统的女人

The Dark Party of the Night

墨微 著

版集团
民出版社

墨微
著

误入系统的女人

Wuru Ju.
de Nii.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误入军统的女人/墨微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221-08741-6

I. 误… II. 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3114 号

误入军统的女人

作 者 墨 微

策划编辑 耿 芸

责任编辑 杜培斌 朱 江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河北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79 千字

印 张 21.75

定 价 29.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艳谍学校 1

解放前夕,长相清纯美丽的女孩许静还在女子学校念书,天性善良的她早已情系出身卑微的乡下青年施卫,却遭到了城防司令儿子卢天丰的无赖纠缠。为躲避卢天丰的逼婚,许静不想却误入了军统学校。一个柔弱女子怎能抵挡战争和命运的摆布?窃听、跟踪、色诱、下毒、绑架……她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第二章 恋爱游戏 68

为解放区运药的游击队员被军统抓获,军统想由此将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许静和方晴接到上级命令,一个装成苦命的舞女,一个扮作清纯的学生,以美色引诱纪伯生和纪南父子。一场真真假假的爱情游戏徐徐上映,如梦如幻,令人唏嘘,令人扼腕。

第三章 女囚生活 121

在阴暗潮湿的监狱里,一个百伶百俐的小青衣,为众女囚抱打不平,不仅赢得了众人的敬佩,也让政治犯温敏放松了警惕,在记者团视察监狱之时,二人趁乱成功越狱。女特务齐冬梅在一棵树下发现了许静留下的纸条,貌似已逃出监狱的温敏,其实始终没有逃过军统的监控。



2 误入系统的女人

第四章 谋杀计划

166

珠宝商翁玉成的商场被高官霸占,翁玉成忍无可忍愤然向外界披露了政府的丑恶行径,从此翁家怪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大街小巷都在议论此事一定是只偷盗不杀人的女飞贼赵飞燕所为。不料,一天夜里翁玉成却惨遭杀害,看起来这并不是简单的谋杀案,里面肯定隐藏着更大的玄机。

第五章 司令部的枪声

218

司令部里每个人都心怀鬼胎,不知是敌是友,中共地下党和潜入杂牌军内部的特务在司令部里展开了智谋与勇气的较量。待到一场明争暗斗、争权夺利的厮杀落幕之时,抗战的洪流又添加了新的血液。

第六章 潜伏

281

解放后,军统留下特务骨干分子潜伏下来,潜伏特务大肆搞阴谋暗杀,炸毁电厂等破坏活动,解放军军管会主任施卫与敌特斗智斗勇,展开了最后的殊死较量……

后记

342

第一章 艳课学校

这是1947年的一个夏天。

这个夏天非常炎热，城市里面不多的几棵树全都蔫耸耷拉着，像是太阳把水分全都蒸发干了一样，无精打采的，蔫得让人讨厌。这全都是些拍马屁的东西，天凉的时候，绿荫就特别的凉快，天热的时候，人们急切需要它，绿荫反倒没有了，一点也不凉快。人们骂着，却还是往不大的一块绿荫底下钻，然后就耷拉着脑袋打盹。

一个美丽窈窕的少女匆匆走过这条街道，刚才那些发困的男人全都睁开眼睛，贪婪地看着这个少女娇嫩的脸颊，那双黑色的如葡萄一样的眼睛，那走路时颤抖的乳房，还有那裸露在旗袍下面修长的双腿。

姑娘的脸上一片慌张的红晕，几缕头发被汗水粘在了脸上，可是，姑娘还是一阵紧似一阵地快跑，她边跑边慌张地向后边看着。人们贪婪地看着姑娘奔跑时的身姿，又向姑娘的身后看去，一个腰间挎着手枪的男青年骑着一辆自行车追赶着姑娘。

很快这姑娘就被年轻人追上，她慌张地喊叫着：“救命啊……救命啊……”

年轻人放下自行车，走近姑娘：“哎呀，你喊叫什么啊？这个城市有人敢管我的事情吗？”他说着，把姑娘逼进了墙角。



2 误入系统的女人

姑娘继续喊叫着：“救命……救命……”

那一群在绿荫下面乘凉的男人本来想救这个姑娘，可是看见这个年轻人的手枪和自行车，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人了，一定是个官宦子弟，没准自己就是一个大官呢。老百姓是怕官的，无论当官的做什么，他们全都会表示顺从。他们漠然地看着年轻人把姑娘逼近墙角，用手在姑娘的乳房上用力抚摸着。

姑娘惊叫着：“啊……大叔……快救救我……快救救我啊……”

显然，这个姑娘是向他们求助的，姑娘的目光已经转向了他们。可是他们全都低下头，装作看不见。只有姑娘的喊叫声在街道上空荡地回响着。那个年轻人把脸凑了过去，在姑娘的脸上胡乱地亲着。姑娘狠狠地咬住他的鼻子。他疼得松开了手。

他捂住自己的脸喊道：“你……你……”姑娘趁机逃走。他再次追赶，用手枪逼住了姑娘：“只要你答应嫁给我，我保证放开你。”

姑娘哭笑不得：“卢天丰，你年纪轻轻就已经娶了四房妻妾，我嫁给你，我是第五房吗？”

他发誓似的说：“我保证你是第一房，我把她们全都赶走。”

姑娘摇头说道：“你知道，我已经答应了施卫，除了他，我谁也不嫁。”

他恶狠狠地叫唤着：“我杀了他。”

就在这个时候，一辆人力车来到他们的后面。人力车夫从他的后面抢走了手枪。

他猛然回头，人力车夫一拳头就打在了他的脸上，他的脸上立刻流出血来。

姑娘喜出望外：“施卫——”

卢天丰看见自己的手枪被人家抢走，不敢再较量，夺路而逃。

施卫拉着姑娘的手：“阿静，我去学校接你，可是你已经走了，我听见这有人呼叫，就知道你在这里。”

阿静既兴奋又温馨地靠在他的肩膀上：“你要是再晚来一会儿，我就……让他……”

施卫摇头说：“这小子真是一个畜牲。”

施卫说着，把阿静扶到自己的人力车座椅上。

两人离开了那条胡同，离开了那一群麻木的男人的目光。

阿静边擦着眼泪边说：“我就害怕他骚扰我，所以才提前走，可是还是没有能够躲开他。”

施卫用自己的毛巾给女友擦着汗水和泪水：“我以后一定来接你，天天来。”

阿静叹息着：“这会耽误你赚钱的，如果你不退学多好啊。”

阿静极力要下车。

他却不让：“拉着你真好。”

她摇头：“你还是省些力气赚钱吧。”

他们慢慢走着。他拉着车，说：“真不想离开你，可是不行啊，我要赚钱养活我娘。”

阿静不理解地问道：“你家不是大家族吗？怎么就到这个地步了？转眼就破产了吗？”

施卫叹息着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母亲是个丫头，伺候我父亲。他们……就生下我，后来我父亲娶了我母亲作四姨太。可是，我父亲前几天死了，家族里的人就赶走了我母亲，要留下我自己在那里，我坚决和我母亲在一块，她太苦了。我不能让她一辈子孤零零的一个人活着。”

她点头：“我理解你，你是一个孝子，人应该这样，而不应为了富贵忘记母亲啊。”

施卫高兴地说：“谢谢你这么理解我，我们在外面租了房子，等我拉车赚了钱，再回到学校念书。”

阿静关切地看着他：“可是，你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呢？”

他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没有问题，别忘了，我还是摔跤冠军呢。”

她忘情地看着他：“我知道，我们女校好多有钱的小姐都想结识你这个冠军呢。”

他叹息了一声：“那是过去，现在，一看见我这个拉着人力车的苦



4 误入系统的女人

力，满身的臭汗，人家躲还来不及呢。”

她痴情地看着他：“我才不会躲呢。”

他几乎要落泪了，强忍住说道：“所以，我才真的感谢你。”

他们边聊边走，一会儿就到她家了。

她家在一处并不豪华的街道拐角处，开了一个店铺。店铺不大，里面摆放了衣服、布料、白酒、香烟，还有油盐酱醋，是一个杂货店。店铺的后边，就是她的家，一个有3间瓦房的小院子。

本来，那个时候几乎每个家庭都是几个孩子，可是，她母亲生下她以后就得了病，就这样只有一个独生女儿。要不，父母怎么舍得花钱让她读书呢，女孩子读书是富人家的事情，开杂货铺的人家，送女儿读书的并不多见。

此时，她的父亲正在店铺门前招揽生意，扯着嗓子喊着：“哎，快来买啊，快来买啊，大减价啦，晚了可就买不着啦！”

他喊着，还不时地拉扯着过往的行人：“哎，先生，买点东西吧，我这店铺是身上穿的，嘴里面吃的，家里用的，全都有啊。”

没有人愿意买东西，现在人们吃饭都成问题，谁有钱买别的？看着满脸菜色的人们，她父亲失望地摇头。施卫拉着洋车跑来，到了她家门前，停下扶她下了车。她的父亲刚想招呼他们买东西，见到是女儿，就摇头叹息。

她走向父亲：“爸。”

父亲继续叹息着：“哎呀，闺女，家里已经没有钱花了，你还坐洋车，这不让你爸发愁吗？咱家哪有钱坐车啊。”

她扑哧笑出来：“爸，这是我同学，不要钱的。”

父亲打量着施卫。

施卫急忙鞠躬：“大伯，你好。”

父亲没有说话，只是怀疑地看着他。

她担心施卫尴尬，急忙说：“人家可是高材生，因为家里出了一点事情，才退学的。”

父亲没有再看这个男孩，继续招揽着生意。

她低声问道：“爸，那个伙计呢？怎么不见他，还要您亲自出马？”

父亲摇头说：“我已经把他辞退了。”

她惊愕地问道：“人家不是挺卖力的吗？怎么说辞退就把人家辞退了昵？”

父亲摇头说：“世道不好，不景气，没有钱雇工了，只有靠咱们自己卖力干活了，你以后要多干活啊，别让父母再为你操心。”

她不愿再理睬父亲，知道父亲就会数叨她，就拉着施卫说：“到家里坐一会儿吧。”

施卫急忙摆手：“不了，我有时间再来。”

他拉着洋车走远了。

父亲看着洋车的背影，蔑视地说：“哎呀，闺女，你是上洋学校的，怎么能跟一个拉洋车的来往呢？这不让人家笑话？”

她嗔怪道：“爸，人家是学生，我不是说过了吗？”

父亲不满地说道：“说过也不要来往了，有钱的公子哥会自己拉洋车玩？他那是吃饱了撑的吗？我看他是穷小子一个，看他那个德行。”

她气恼地说：“您就知道嫌贫爱富，真市侩。”

她走进店铺。

父亲追进来：“闺女，爸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她拿起一块柜台上摆放的点心吃了起来。

父亲心疼地说：“闺女，那可是卖的。”

“我实在是太饿了。”她狼吞虎咽地吃着。

父亲看着女儿，又看了一眼老婆，欲言又止。

她疑惑地看着父亲：“爸，出什么事了？又解雇伙计，又这么紧张的，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母亲叹息着，流着眼泪。

父亲狠心说道：“闺女，咱们店铺不景气，这个世道也不好，你就……别再上学了。没有姑娘总上学的，那是大户人家的事情，咱们小户人家就是过日子。”

她惊慌失措地看着父母：“爸，妈，我就要毕业了，就让我毕业吧。



6 误入系统的女人

我求求你们了，就让我毕业吧。”她大声哭起来。

父母就这么一个闺女，本来就娇贵，看着女儿这么哭泣，心就发软。

母亲劝解着男人：“让闺女上学吧，实在过不下去了再说。”

父亲叹息着，皱眉说：“唉，赶上一个乱世，没有办法啊。”

母亲继续劝解着丈夫：“读书的闺女可以嫁一个好人家的，还是毕业了吧，要不，这几年的书就白念了。”

父亲叹息着：“唉，照理说你爸也够开明的了，就咱们家这样小本经营，还供你念了9年书，别人家的女孩子有你这样的吗？”

阿静反驳说：“怎么没有？我们女校不全是女学生吗？”

“你可真不懂事啊，人家那些女孩子是大户人家，咱们能比得起吗？现在世道不好，没有多少人买东西，咱们这店铺早晚会关门，你还坚持上完吗？”

她伤心地哭泣着跑进了自己的房间。

母亲流着眼泪说：“要不，就先让闺女念下去吧，店铺关门再说，活一天就让孩子念一天书，反正现在这个年头也是没法算计。”

父亲不再说话，使劲抽着劣质香烟，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阿静又获得读书的机会了，她格外珍惜，一大早就来到学校，打算好好地预习功课。没有想到，施卫却站在门口等着她。

天还是那么燥热，一大早太阳就炫耀似的将阳光倾洒在这座城市。

施卫似乎不怕热，没有躲在绿荫处，他那古铜色的脸和裸露出的臂膀，在阳光下显得越发健壮。这种健壮是每个少女都格外喜欢的。

他看着她，脸上现出一副痛楚的神情。

她急匆匆地走近他：“你的洋车呢？”

他没有说话，只是痛苦地摇头。

她预感到事情不妙，急切地问道：“到底出什么事情了，你快说啊。”

他的眼睛已经湿润了：“我……以后……再也不会送你上学下学

了,再也不会见到你了。”

她惊愕地看着他问道:“为什么?”

他叹息着,低垂下头:“我……要跟着我妈回乡下去了。”

她的头嗡得一下:“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一脸的痛楚迷茫:“反正要回乡下去了。”

她试图劝解他:“乡下那么苦,为什么要到乡下去啊?”

他解释说:“我们在城里面活不下去了,这个地方干什么都要钱,我们只好回乡下投奔我舅舅去。”

她的眼睛早已泪水涟涟,她舍不得放他走,舍不得与他分离。她喜欢这个小伙子。可是,她没有能力留下对方,更不用说和对方结合了。

他诺诺地说:“我求你一件事情。”

她看着他:“说吧。”

他低声喃喃地说道:“能够……送送我吗?”

她点头,坚定地说:“我保证去,在哪个门?”

他回答:“在东门,明天早晨。”

第二天早上,她拿出积攒的零花钱,雇了一辆洋车,到了城门口。

一辆马车已经停在了城门,他站在车边,向城里面望着。他的母亲坐在马车上,和儿子一样,焦急地看着远处。

她从洋车上跳下,跑向他。两个年轻人跑到一起,激动地拉起手。可是,两个人好像意识到什么,又把手分开了。

他们有一肚子话要说,可是,又不知从哪里开口,只是羞涩拘束地看着对方。她把包裹给了他:“这是我给你做的坎肩,送给你,护心的。”

他点头,接过包,激动了好半天,才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她摇头:“我不相信咱们就永远也不会再见了,你要给我写信,我会去看你的。”

他红了脸颊,喃喃地说:“阿静,我喜欢你,可我以后就是乡下人



8 误入系统的女人

了,我……”

他强忍住自己的感情,突然跑走。她望着他的背影,忽然大声喊了一声:“施卫……”然后,就捂住脸呜呜地哭起来。

阿静每天下学都帮父亲干活,以缓解父亲因她不愿退学引起的气恼。

她放下书包,匆匆地拿起毛掸子,到处打扫店铺,把覆盖在商品上的灰尘清除掉。已经连续几天没有人买东西了,父母每天心烦意乱。

她小心翼翼地把柜子、搪瓷盆、锅、杯子上的尘土清除干净,再打开窗户,让闷热的房间透进一些新鲜的空气。

这时,那个叫卢天丰的流氓学生探头探脑地走了进来。

她气愤地把掸子狠狠地抽向他。他的头急忙缩回去,色迷迷地看着她,贪婪的目光在她的身上游走,让她感到全身难受。她想离开这里,于是就走向里面的房间,却被他拦住:“我知道你们家生意不好,你就快退学了。”

她惊愕地看着他:“你怎么什么都知道?真是奇怪。”

他显摆似的说:“我爸爸手下有特务队,他们每天全都守候在这里,在你们家里还安置了窃听器,是美国的最新设备。”

她气得脸色铁青:“你这个混蛋……”

他急忙辩解着:“我不想伤害你,我只是喜欢你,我要保护你。”

她再次举起掸子:“呸,我才不会让你保护我。”

他凑近前:“我愿意资助你上学,你愿意上到大学,就上到大学,只要做我的老婆。”

她骂着:“你这个混账东西,已经娶好几房妻妾了,我怎么会跟你这样的人!”

他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我是娶了几个太太,可是,我现在就喜欢你一个啊,如果你嫁给我,我保证你这一辈子吃穿不愁,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你不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吧?他是城防司令,有钱有势,你们家愿意要多少彩礼都行。”

她斜睨了他一眼：“我根本就不稀罕你们家的什么荣华富贵，我就想过现在这样小户人家的日子。”

他蛮横地拍着腰间的手枪说：“要是不听我的，你就连现在的小户日子恐怕也过不下去。你知道那个施卫为什么离开这个城市吗？就是因为他惹恼了我，敢和我争夺女人的只有他一个，他就只好倒霉了。这个城市里面没有人敢租赁给他家房子、洋车，他也找不到工作。要不，就要跟着他一起倒霉。”

她惊讶地看着他，说：“啊……原来是你害的他。”

他得意洋洋地看着她：“你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她狠狠地用掸子抽着他：“我恨你……我恨你……”

他一点也不反抗，只是笑嘻嘻地看着她恼怒时美丽动人的样子。

这时，她的父母听见了外面的动静，跑了出来。

母亲喊叫：“哎呀，闺女，怎么能打客人呢？太没规矩了。”

父亲打量着卢天丰：“这位先生……买点什么呢？”

卢天丰撇着嘴巴：“这里的東西值多少？我全都买下来了。”

父亲惊喜地叫唤着：“啊，我遇见财神爷了……”

卢天丰继续卖弄说：“把东西全部拉到我们家，就是城防司令部。”

父亲吓得瘫在地上：“啊……我的天……”

她继续狠狠地打着卢天丰：“你无耻……”

他走出她家的店铺。

父亲哭泣起来：“我积蓄了一辈子的家业就这么毁在自己的闺女手里了，你干什么惹这样的人啊？”

母亲也惊恐地陪着丈夫哭泣：“真的要完了吗？”

她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情：“爸妈，你们别害怕，我跟他拼命去。”

母亲拉着女儿：“千万不能这样，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啊。”

邮差站在阿静家门前喊着：“许静小姐，来信啦！”

一家人惊慌地面面相觑，“还有人给咱们写信吗？”

阿静立刻就明白了，这肯定是心上人写的信。

她激动地跑出房间，说着：“谢谢先生。”



接过信，手已经激动地颤抖了，脸上也露出兴奋的神情。

施卫在信中写着：“阿静，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一封信，这段日子，我实在没有办法消除我对你的思念。没有了你，终日就是孤独、痛楚、思念，如果不让我说出这些话，我会发疯的。那辆马车拉着我们母子来到了这个叫做槐花镇的地方，这里贫穷、荒凉，没有大都市那样的繁华，没有灯，没有商店，没有学校，只有卖苦力干活，只有强的欺负弱的，富的欺负穷的，我就是弱小的、贫穷的，所以，在这里就是被压迫的人，被欺压的人，被凌辱的人，我想反抗，可是，我母亲不许，我就要疯了，我几乎要被自己折磨死了。啊，这个世界啊，早些死亡吧！我们呼唤新的世界，一个公平的、没有欺压的世界快些来临吧……”

他没有说爱，他不敢说爱了，他认为自己变成了一个乡下人，不敢再说爱她这个城市小姐了。她伤心地哭泣起来。

父母全都追问她，到底是谁来的信。

她羞涩地把信装进衣兜：“我同学的。”

父亲警惕地看着她。

阿静日夜思念自己的情人，施卫也是日夜思念着她，他们几乎每天都给自己的爱人写信。可是，那个年月，信件走得非常慢，一封信大概要走一个多月，有的信大概要走半年。所以，这些信件也不能解除他们对彼此的思念。

这天，施卫终于偷偷地再次来到这座城市看阿静来了。

他和原来一样，在学校的门前偷偷地等着她。

不过已是秋天了，没有了毒辣的太阳，阳光变得柔弱、苍白起来。秋风把树叶子刮下来，再狠狠地抛撒向天空。那些枯萎的叶子在秋风中飘舞着，然后，再慢慢落下来，被人们踩踏者。

施卫此刻感觉自己就像这些秋叶，那么不值钱，那么轻贱，那么没有力量，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此刻，只有阿静，他深爱着的姑娘，犹如秋日的阳光般，给他带来些希望。

终于等到下学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从学校出来的女孩子，希望能够发现阿静。

阿静终于出来了。她比以前瘦了，脸色变得有些苍白。可是，她比以前越发美丽动人了，那眼睛越发黑亮、迷人、清澈，她和女同学们一起走着，很少说话，显得文静而端庄。她的目光一直看着前边，很少环顾周围，所以，她没有发现施卫。

施卫跟着她，一直到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他才动情地喊她：“阿静……”

阿静惊讶地四处寻找着。啊，这是多么熟悉的声音，多么亲近的声音啊。

他们终于再次走在了一起，互相凝视着，激动得满眼泪花。

她先是道歉说：“我没有料到，为了我，你受到那个流氓的迫害，你为什么不说出原因呢？”

他还像原来那样憨厚地笑着，如可信赖的兄长：“我怕你担心啊。”

他把自己的一支笛子送给她：“这是我自己做的，我每天都会在我们家大树下面吹笛子，边吹边想念你。”

她把笛子放在他的手上：“现在就给我吹一支曲子吧。”

他拿起笛子，放在嘴边，动情地吹着。

阿静静静地听着，像是看见了一棵大树下面，一个少年，在月光中，忧郁地吹着笛子，很有诗意，可也非常哀怨悲惨。

他们默默地走着，走到城边的护城河边，坐在了一棵柳树下面。

天已经凉了，秋风把树上的叶子几乎全都撕扯干净，树光秃秃的，显得异常可怜、悲苦。

阿静把自己的手放在施卫的手上，满面泪痕地说：“命运如果真的把我们拴在了一起，那么，什么力量也拆散不了我们。”

他拉着她的手，动情地抚摸着。她的身体慢慢倾斜着，慢慢地倒向了他。他忘记了一切似的猛然抱住她，疯狂地亲吻着，又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脸颊，用颤抖的声音说：“我每天做梦全都是亲吻你。”

她笑起来，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施卫奇怪地问道：“你笑什么？”

“笑你没有出息，始终不敢对我说。”



12 误入系统的女人

他幸福地问道：“你也梦见过我吧？”

她点头，可是又摇头，开玩笑似的说：“我可没有。”

施卫狠狠地抱着她：“你撒谎，一定梦见过。”

她继续嬉戏着：“我经常做梦，可是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你啊。”

他肯定地说：“那一定是我。”

她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一副憧憬未来的神情，说：“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一定是美好的。”

他却不自信地说：“我不敢相信，汇文学校的校花真的和我恋爱了，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幸运。我害怕会突然有一种力量把你从我的怀抱中抢走，真的，我经常梦见亲吻你，可是，当我醒来的时候却只有寂寞，我就特别的痛苦。”

她坚定地发誓说：“我绝对不会离开你，永远也不会离开你，你就相信吧，除非……我们全都死了。”

他轻轻地说：“海枯石烂心不变。”

她点头说：“我也一样。”

“阿静，你就是我的太阳，我的生命，你就是我的一切。”

当阿静的父母正焦急地等待女儿的时候，卢天丰带着几个人走进了阿静家的店铺。

他突然跪倒：“我给二老施礼了。”

阿静的父母几乎吓得瘫痪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当官的给他们磕头：“哎呀，你真是折煞我们啊。”

阿静的父母急忙把他扶起来。

他坐下，咳嗽了一声：“我是特意带着礼品来向阿静求婚的。”

阿静的父母全都不敢说话，战战兢兢地看着他。

阿静的妈妈捅了丈夫一下，让他说话拒绝这个流氓。

阿静的父亲颤抖着说：“我们阿静不懂事，得罪了您，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能撑船，您就饶了我们阿静吧。”

卢天丰抬手阻止他继续说下去：“我是真心喜欢阿静，我保证让阿